經國雄略

屯政

十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一〇七二七

鄭孟周編訂

屯政攷

三槐堂較梓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仝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温陵　鄭大郁孟周

楊應熠衡甫

屯政攷

愚按屯政起於漢昭帝鼂錯桑弘羊皆言屯事至

營平而後其法始詳諸葛亮屯渭南魏武屯許下
司馬懿屯淮南北羊祜屯淮襄杜元凱屯荊州唐
郭元振屯涼州郭子儀屯河中李泌復府兵屯於
諸邊嗣後楊炎嚴郢李絳韓重華輩皆屯田宋
知古張齊賢何承矩呂惠卿等難以盡識爰及
明無慮數百家但自井田廢而兵農分漢事夷狄數
千里外盖餽糧絶險之難也惟屯法猶存先王之
意的借今議者屢屢終不能復行也

政

愚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不可不慎夫暴師日久將士馬牛
食費月用粉谷魚鹽芻藁之類何啻數十萬
斛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
虞之變相因並起爲君父憂誠非素定廟勝
之策況虜寇衝突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擊
之未便莫若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是今日
之當商確者莫屯政若矣

按便宜十二事云蒙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
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

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鄣亭克入金城六也今羌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離於風寒之地離間之分九也又毋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追亡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

安十二治湟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預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漢書

以屯政觀之古之善富國者莫如管子其地均之數山林藪澤泜山蔓山涸澤山之無木地之無草木人之不得入者或百而當一十而當一九而當一五而

當一則無虛地也上土五粟五沃五位五饒五壤五浮中土五忞五壚五塉五剽五汋五墝下土五猶五壯五殖五穀五鳧五桀隨其宜而種植之法至盡矣乃商子有農戰之令呂覽有任地之篇善謀國者豈不以食爲急哉奏議選

夫以今日之屯救異日之饑自古行之者夥矣武侯之於斜谷郭尚父之於河中羊叔子之於襄鄧范文正之於陝西皆與戰相雜而屯者也武帝設戊巳校尉屯人車師屯之輪臺此與夷相雜而屯者也有其人則法出有其法則政行否則屯政不復雖日進月進豈能佐左藏之盈而一發再發可以濟邊疆之急也哉破膽篇

史起導漳於鄴封鄭國溉涇通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洮濱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獨非西北地耶蘇秦曰棘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寔足富於民則因勢而盡地力亦未爲不可也朱翼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屯政若矣。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叛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泌州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栁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栁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敢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谷獸多。降勑奬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無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祐大同總兵鄭享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勘實。是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

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遏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脩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乃其獎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脩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後用以啻屯爲職者優逸市城而不見阡陌之遒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載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

簫條．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羅亦紛紛請勤．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寔．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士饜於伍．內有干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惟屯政哉．（季文清屯政攷）

京輔諸郡．即古燕趙地．內支諸雄．外禦胡貊．而三鎮亦以此抗衡於天下．其士馬芻粟．非外索也．今一切倚辦吳越．而千里崔葦．竟無粒粟誠失計矣．

河中之屯．自耕百畝而吏士勸．何得曰荷戈耻於執耒也．淮襄之屯詭計罷敵而戍邏減．何得曰突入難

於久防也。凉州之屯，善撫御而夷夏集詎曰掾佐若於戍守耶。振武之屯，暇日植戈而有事悉戰。詎曰登獲妨於訓練耶。

屯有五利闢汚萊以增稅。養丁壯以寓兵。戶口可增。利一。流移漸還人自爲保。而邊塞可固。利二。帑廩倉庾藏於阡陌。無一石二十鍾之費。利三。粟積而人聚。班戍可蘇。勾稽可罷。利四。邊備既足。可以漸減東南糟艘以舒民力。利五。更有五害。禾黍未登場而虜患馳突。蹂踐有莫可必者。害一。或餉於家丁之抑勒而筐篚空存。因於主兵之好逸而溝塍不歷。害二。開墾阡陌未成。名已在冊。此咎在催徵之太急。害三。舊田淪江海者。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在。於是責收於他畝。而良疇亦荒。責賞於他戶。而見在亦亡。連區接壤。大抵皆爲斥莽矣。害四。其或脩邊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於竣之工。撤放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愁咨之日。有不即於困蹄乎。害五。

國家定制有軍屯有商屯而軍屯則有邊屯有內屯有京營屯有錦衣屯有各衙所屯益四萬八千七百餘頃悉本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之意趙充國屯田湟中金城之略也商屯則自葉淇改輸粟爲納銀驟加鹽課百萬富商大賈棄邊以徙家於淮商重困而屯坐廢軍屯則京營錦衣或隱占於豪貴之兼并而各處衙所又陰借於軍民之授受然隱占者故籍具在既易清查而授受者民習爲恒產軍得其徵值而上供者不缺其復之非難也惟商屯既圮國家既不能驟減鹽課積重以與天下更始而商賈之黠者且計以術誘之恐旋復旋輟屯未終而止粟之令下矣故復之爲難即欲復之而商不應則亦難故淇之罪尤榮也然則今之所議者軍屯耳以荷鋤戴笠之衆即爲乘塞守堠之用省輸將之費而習胡虜之能所尤急者邊屯耳

邊屯之爲事利百而不害一即無賴臣言顧其廢有繇殆難卒舉則臣請自爲難而開之則難臣曰地氣南矣北之地辛剛彊棗其性則然勃壤輕爨彌望千里墝瘠之所舉鋤向之楊汝一至爲陵爲阜何道而可耕臣則曰水行地中如血周肉三代所都三川之間雍冀之郊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豈其以突爲窒乎日招雨師而瞰浴土乎地可使棘也亦可使肥也大川引之小渠漱之平陸井之何地而不宜穀臣請略言耕地瀕海之土北抵遼海南濱青齊虞集所籌皆沃壤也豫州之境伊洛瀍澗汝蔡洹息濟兗之郊濟泌泗沂三秦之地涇渭滦沮江淮之間水波大泛塘堰不治沉陸大劇以灊以豬原大澤肥奚必朔易并雍之徼飛沙成阜之區棄鴻功於石田也哉則難臣曰屯有軍有民民自田耳瘠軍荒業貿主歷年迄今而復攘民以賚軍民則何辜臣則曰不擇人也盡田而屯之田乃官乎官自治田即民乎驅之以

勤或曰吾力不給則貸爾資惟牛惟種於我乎取昔者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業不易主有勞有賚有杖有稽即比里而董其相耡五代亦劇擾耳維彼一方旣富且康今即時事急何踰此藉弟令民田治粟日多國乃自裕何必官則難臣曰專設官乎尋行乎即鹿無虞空碌碌耳集民相視事乃大擾雞犬爲空蘇軾奠之臣則曰無贅而官嚴責長吏而稽其成吏喻巨室民則其傭稽較必切視笑必工駁吏有術田事畢舉則難臣曰上勸不明民不加務今茲用詘賚將焉取臣則曰駁民如駁吏賞罰以爲權以粟得官爰有卜式以粟除罪錯則籌之能以萬夫耕也者是可吏千人子若孫能嗣厥業斯嗣厥官力田之科詎口非古耕且倍差則難臣曰北之水暴泛無期一橫而溢厥潰靡涯何以駁之而周厥事臣則曰懷襄之勢繇地則安惟其不疏水是用潰以溝以澮以藝則水也日治則難臣曰

北民惰耳。首驅而農。勞將倍甫。其民將弗堪。臣則曰。苟置之耳。有其農之。北乾乃自逸。東南之地。高下以殊。其壤之高。桔槔相貫。僅引而及。北之山泉溢地而出。瞥河之流。與地絜平。大海之勢。趨於東南。潮之所毒。以激以淤。遼海青齊。海則縈之。潮不爲災。故東南則勞。惟北則逸。則難臣曰。惟地之膏。緊其精華。量則有竭。索之大繁。地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弗用則索。惟地之華不取則朽。昔者南唐之世。壤地至狹。蘇州之域。營田軍近萬人。田事至勤。穀價大賤。瞥宋一統。淮淛通流。穀自外來。田事亦惰。穀貴十倍。惟盈惟縮。人事耳。地曷與則難臣曰。蒭蕘之豪。若勳若戚。各田大夥。廢而廢耳。苟闢而穫。彼則攘之。臣則曰。置民雍瘠。田斯憂耳。主者豪其力。能集人。請與而約。誠而田也。何爲墨墨。視坐耗國。幸以其力徵農師。民貸豪資。豪貸民力。厥利則兼。則難臣曰。民屯治矣。軍屯若何。荷戈之雄。責以負鋤。農事大苦。服牛則可。鞭虎柰何。

臣則曰上爲之師吳之屯也孫權自占祕唐之屯也子儀卒先陛下不憚九推勞幸舉先朝事宮中隙地咸播穫因詔諸大帥身倡屯屯多者視首功人自競審然者屯事大興利便非一即陛下諸臣能言之無所俟臣夏燮仲先生奏議

邊屯

建立營堡開濬溝渠無事則田牧訓練有事則收堡備敵邊屯之便利也三年之後必漸擴克縣百里而千里步步立營處處建堡得寸守寸得尺守尺防禦既固田桑漸繁邊疆可恃以無恐矣

聞之邊屯有三擾風沙暍日目不得視手不得發是天擾之也廣漠高阜沼泥泚俱絕梂檝不能爲功是地擾之也溝塍未列蹂躪忽生既妨我耕亦攻我守是虜又擾之也三擾不寧屯事不成故議者欲招流亡

募土著給牛具。開水利。捕蝗蝝。墾荒蕪。緩賦稅。立屯學。種種具善也。而卒不免於塵飯土爨之誚矣。（屯田書）

國家注意屯政。視漢唐最詳。攷其地。則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日靈。九邊延袤不下五千里。沿邊置軍。分軍立屯。何寥遠也。攷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人授田五十畝。歲征子粒上倉。以正粮二石自給。以餘粮六石。收備官軍俸粮之用。其法曷嘗不盡善哉。行之餘二百年所矣。度地非。益損也。度軍非益寡也。而田不爲增。歲緡不爲減。邊計猶然告詘也。亡亦隱占之未盡理乎。荒蕪之未盡闢乎。逋責之吏日煩乎。侵漁之孔百出乎。乃隱占之竇也。自緡田始也。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之曰養廉。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任其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欺隱者多。則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困。即不盡填溝壑。有逃亡已爾。故不革贍田。則隱占未可理也。若荒蕪之漸也。自徵科始也。沿

邊之田。稱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榛莽者過半也。
即膏腴矣。山水暴漲。幾變海桑者有之。虜騎蹂踐。有
稼無穡者有之。國初緩其歲輸。作之數年。乃從薄征。
永樂中。聽軍民自願開墾。不拘頃畝。不徵於官。又令
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種。正統四年。大同宣府遼東陝
西沿邊空曠之處。許官軍盡力耕種。免其子粒。八年
減延綏等處屯糧。每百畝歲納正四石。一時稱便。其
後但聞清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者丌
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焉。而自貽之戚耶。故不議
緩征。則荒蕪未可闢也。逋責之煩也。以人無定業而
賦有定則也。斂不以時。而責有於無也。年歲有豐凶。
地利有上下。不量稅而徵則有逋。不度地而徵則有
逋。產去而稅存則有逋。出粟而入銀則有逋。均攤者。
或以一人而償兩人之稅。帶徵者。至以一年而責數
年之償。若乃屯頭代亡。抽丁補伍。徭役且種種矣。貧
者日逋。富者亦貧。即逋何時已也。有司取盈為能。主

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滋病而田安得不滋廢乎
故蠲逋之詔宜下也侵漁之起也以不輸本色而輸
折色也不輸之屯所而輸之縣官也輸折色則吏胥
上下其手而借移之弊生輸縣官則支給後先其期
而乾没之弊生當其斂也易銀難是以數鐘當一鐘
也逮其散也貿粟難是以一金費數金也於是有米
珠薪桂之謠無飽歌騰增之風而　國家之困轉運
也抑又甚矣故折色之令宜改也誠有謀國如家拊
民如子如渤海如南陽其人也者巡行田間而時勞
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
姓更始令日顧墾田者聽其自便腹裹沃饒三年後
量徵本色其瀕邊曠土澤藪萑葦之場永不起科又
令日墾田既成有乘利告復故業者弗許有勢家請
乞占奪者弗許如是人其有不樂從者乎不過數年
軍有餘饟馬有餘芻庾支錢可議省也召商開中鹽
利盛行東南賦可議減也部曲相保且耕且守客兵

可議罷也。比廬之衆。樂歸什伍。抽丁可議行也。兵食足則軍威自振。邊塞實則虜情可得。卽三河套中之地可議復也。九邊屯政攷攷

今以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用。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扞禦。盖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於上。耆碩劈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攸攸。顧其間或興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屯田末議

鄭大郁

愚謂言有似迂而寔切事似緩而寔急一時若無利而其爲利寔大者則今日之屯田是已屯田之法昉於漢世自晁錯請募民寔塞下寔家田作以備之意專備邊也洎武帝通西域復輪臺及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待其斃意兼圖敵也其後曹孟德用之於許昌司馬懿施之於汝潁遂能兼併羣雄坐擁江左終隋以前四

方軍壘所在。悉推行之。然法緣事罷。農隨兵撤。
唐開軍府。稍廣其制。天下凡九百九十二屯。盛極矣。然民兵襍耕。村墟告擾。三農資器。輒仰給於田官。計歲所入。不償厥費。於是率以無功告罷。
明興屯制。較古爲盛。臨濠有屯。寧夏四川有屯。太原朔州有屯。一片石諸關有屯。雲南定邊。姚安畢節有屯。遼左宣大陝西。沿邊空曠之地。在在屯也。永樂中。聽軍民自便開墾。不拘頃畝。不徵於官。又令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糧。正統八年。復減延綏等處屯稅。每百畝歲徵正四石。一時稱便。其後但聞清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至阡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焉。而自貽之戚耶。嗟嗟。
朝廷申誡屯政。何啻三而沿久廢敗。日見。管屯者不巡阡陌。典屯者徒信簿書。侵漁日起。逋責

日煩。有司以取盈爲能。主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滋病。而屯安得不蕩廢乎。爲今日典屯計。莫如量地量稅。蠲逋之詔宜下。折色之令宜改。誠有如謀國如家。拊民如子其人也者。巡行田間。而時勞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姓更始。不過數年。軍有餘饟。馬有餘芻。度支可省。而財用日生矣。不然。吾恐今日虜寇遍郊甸。軍需告急。庫癸類呼。而官非其官。吏非其吏。況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即嘖嘖那移轉貸。盡是望梅。緩急因循。終非善艾。厝火積薪之虞。今日食不下咽矣。

清理陝西軍屯疏

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心必無難擔任之事苟思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圖臣本祿祿蒙

恩授鉞拜命之日即聞秦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固四鎮而西安等府凡臣所屬地方素稱腹裏勢甚危急從無額兵額餉臣遂冒昧詘仰瀆

聖聽蒙

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霄旰憂思溢於

天言北部覆臣疏蒙

聖恩准臣標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

後兵餉該撫自行設處之

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凜凜殫力搜剔恨不於無兵

無餉之時勉彀一日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

得兩安四衛原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固

未嘗無兵也何以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

原額屯軍尺籍徒存餱糧莫措有兵無餉故不

可責以征操及查屯軍額餉則每軍約給贍地

二頃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無兵

臣又謂此必原給贍地非砂磧藪澤本不可田

即易主轉售已不能問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

能責以騰飽及查

國初選撥屯軍田土率皆膏腴墳壤而相洽以來

除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典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畢官不敢復問。而但於撫按司道操閱之時。覓遣市提家僕支應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屬公田。未敢私鬻。隴畝阡陌。固歷歷可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既種雖日取該營把總等官。絕以重法。而錮習以成。欲炤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必不能。即間有實在者。亦止於偶一查點。喝名應名已耳。或本查點稍頻。已竊竊詛怨。蓋彼視所種之地。父爲固有。反若未嘗給有官糧。胡以相苦如此。況欲實加操練。驅之使陷敵當鋒。效死用命乎。故地養之軍。竟成紙上之軍。養軍之地。亦成紙上之地。而皆若烏有矣。臣因傳攷故牘。洪武年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三

石餘糧十二石盡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廩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法至善也

至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尚未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兌給本軍克餉免納免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為正糧一併兌軍多年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成私產於是投獻豪霸奸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臣痛憤國用匱乏不得已屢赴亂稅架每責好義終事於朝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軍屯反為豪右侵隱致使全陝賊躪數年欲勦寇則苦於無兵欲募兵則苦於無餉蠹國養寇皆繇於此因於去年十二月欽行西安府推官王閎鑰從頭清查復

揃示通衢明白曉諭而舉事之初阻撓百至或
有爲臣危者曰屯之必不可清久矣且隱占屯
田皆豪有力者所爲一行清查必蠲其忌彼能
以蜚語肆螫而又實煩有徒大可畏也臣思民
間私田苟爲大姓侵奪其家幹之忠誠爲主者
猶爲憩官申理況豪右亦
皇上之臣民臣謬典秦封郎爲
皇上之家幹彼之埋謝於臣而臣之權重於彼使臣
畏避譏讒隱忍徇縱有臣於此將焉用之且渠
等各有身家郎能布散流言禍徼臣之身名必
不能別發難端抗
皇上之斧鉞苟有利于
國家臣以身爲怨府痴迂之性生而已然又何畏
焉推官王鳴鑾卓有同心力行稽覈除右護衛
名隸

秦府應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

追免補各地查明備造格册詳註原軍祖名原
地坐落及種地人戶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
古準今推情定法示以不深究已往不追奪原
地止按地起課郎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亦不
先朝減定之數區別屯地等則以爲起課差次而衷
益多寡總以民間見行典地每畝一錢之例爲
準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
止徵十五石下地又免三石止徵十二石每石
折銀七錢每頃上地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
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
地俱無幾總計三衛占種逃亡嘗追免補各地
已清出者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
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民間之田責祖佃戶歲
入不啻數倍于此今止炤此數上納別無科擾
益猶輕於私租之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寬平易

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炤屯地坐落州縣清造徵收文簿發西安府監收同知孟道弘轉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籲以窮大農不加派以厲遺孑惟是力破情面不避怨勞遂能於餅耡之日歲取三萬餘金於饔餐久釐之吻所裨于困饑加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尚期殫臣蘆剔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名虛冒地無一畝侵隱而後已再查每歲四衛額派延寧各適班軍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卷查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止解班價銀一兩二錢夫延寧西安總係

皇上土宙而挹此注波遂使十去其九亦可歎也臣請於清出地租內動支解抵班價所餘班軍屯地聽臣選汰徵課其內丁條布價馬草等費皆於課銀內取給所有贏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

介別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頃之入戰兵酌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虛額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爲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查出炤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需至於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途遞不願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炤例納課如有不願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仍行著伍與召募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即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愈於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軍多矣而餉又不煩另措將見單匱之謀有警則用以推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立轉爲富強居恒則用以建威銷萌潛懾不軌至如向來厝火貽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釀成有事一遇有事遂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

仰荷
皇靈克底成績握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
大利於臣頂戴
天恩捐廩圖報之區區亦可稍酬萬一矣至于屯地
屯軍屯糧各項各色紛紜頭緒龐雜臣不敢屢
瀆以瀆
宸聽惟有節節清查陸續奏報而已
鄭羽公評
清屯以足餉使兵即爲軍而軍復爲兵合而練
之兵精餉裕此復
祖制之第一急務若邊腹盡如此疏行之
中興可指日俟矣管夷吾復生何憂虜寇哉

淮鳳墾田疏

伏見

皇上留心吏治加志窮民諭以愛養百姓慮有司催科稍悉則勑下戶部蠲免閭閻宿逋孜孜講求惟欲康阜兆民永固

國本其盛心也臣恩得徃年出守盧陽嘗巡行阡陌勸民開塘蓄水招集流移開墾荒蕪頗覺有

益又嘗往來隣境鳳淮兩府之間習見地廣人稀一望數千里皆紅蓼黃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澇葢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所取資以是饑饉頻仍窮迫逃亡人烟日稀曠土益廣此地界連蕭碭汝陰皆多盜之區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招撫流移在

世廟中葉專設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浸漲功不及施輒復報罷臣謹以昔時之見參以今日所聞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葢賴川簽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一實心幹濟者畀之專勅給以關防駐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

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頃即一頃之利招一民則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地土招徠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殊富庶之効無是理也專官之責其効在廣開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使歸宿濬河以受溝渠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邨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繇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使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則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綿桑果皆得隨宜樹蓺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其次則招恤流移夫良民恐氣鄉土止爲無食耕種多荒年但遘菩追併其勢必不能安其居也今地既開

開夏秋有收不愁無食鼓動其懷歸之心將
受廛爲氓之恐後各該有司安慰而安插之
量撥地土處給牛種不得責其重負量寬二
三年俟其志定業熟然後起科又或招致江
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隣或審擬徙夫無力
者令供役開墾有力者出資給食皆食事可
得專行其餘未盡事宜悉聽其酌量區畫或
有窒礙難行事干題奏者議擬停當經自請
旨施行既無掣肘之虞民心莫不歸向而展布無
難矣

鄭十師評

果用此議江北財賦當亦不下於東南也第今
遭兵燹之餘田地荒蕪溝渠堙塞必更甚於曩
時自當遣幹濟道臣一員經理其土方奏實効
此亦鞏固
神京一要圖也

屯政攷經國雄略卷之一終

屯政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廣陵 張抱赤心萬 著
温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屯政攷

御覽屯田書

日者逆奴犯順，行自取殄滅，但援師雲集，供應不貲，外解中途，屢遭盜掠，中原寇擾，所在騷然，民窮財盡，不堪聞見，兵益繁而餉益匱，民愈窮而盜愈多，愚以爲若屯田，若鹽法，若鼓鑄，若關榷，若漕運，水利，又若織造鱗鮮等差貢，各宜盡釐故習，核實而行之，計歲入，豈

帝加汎之數百萬而已
哉是在當事力行耳

自古天下無不兵之國亦無不餉之兵要在兵有所自給而餉有所從出夫有所自給則軍需按嘗額計不至於權宜有所從出則地利郎邊儲物力不疲於輸轉歷考漢唐而後凡創業之君所以深居遠慮成一代富強之基者未嘗不算周於自給之計凡繼世之君所以優游玩忽成支吾絀窮之漸者未嘗不力困於轉輸之弊其能提衡裒益俾軍興賦額恒足相資出入闔輸兩無浮額則必英斷之主周咨博採以得之何也法久則敝敝久則變處敝法而操變術九有萬國子孫黎民始磐石而四維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創業

成祖文皇帝述作相承鑒前代養兵坐困之失彷成周兵農合一之規於是開設屯田令天下衛所各軍什三操備什七屯種取屯軍之餘糧給操軍之額餉彼有所自給此有所從出賞送不煩守禦稱足蓋萬

世之善經屯使天下諸司皆能世守不變則兵可嘗足餉可嘗克何至以召募代衛士而輸將爲年例哉顧九塞沃土浸漁各衛軍丁流竄輸邊額糧改折兩淮引目輸銀種種變遷屯法遂至大壞而不可收拾夫屯壞則地荒地荒則邊曠邊曠則虜斥虜斥則兵增兵增則餉缺地之所産既縮於數之內兵之所需又益於數之外其勢不得不資於轉輸轉輸一遲又不得不郤而借給借給甫行猶以秋冬之積暫應春夏之支借給不已卒使明歲之秋方得今冬之額問之主計主計束手搜之老庫老庫罄懸失此而不改絃易轍　國計將安所底止哉

夫財者流通之物一出郎竭者也穀者蕃滋之物生生不已者也今欲所出者不竭生者嘗生則莫若復二祖之屯法然屯法有二有新屯有舊屯舊屯者按故額而清理者也新屯者查荒土而開佃者也

洪武三十一年守太寧都督商暠上大寧松會本年

屯數共一百一十四萬零撫臣李化龍疏稱鴨綠以
西九聯城東千家莊地方查墾得廢屯故地一百三
十餘頃歲獲雜糧一萬八百餘石夫太寧裨虜千家
莊見在舉二地而九邊腴土可知此舊屯可按者也
尚書馬文升曰近差科道部屬查理各省直屯田郎
中王勤等奏報清出侵占田四萬餘頃徵糧四十萬
八千石其餘尚有未盡舉前事而今日可知此新屯
可行者也

陝西苑監牧馬草塲舊額一十三萬餘頃正德中止
存六萬比遣大臣楊一清查理川陝山地通行丈量
遂復其舊至萬曆二十二年科臣張世則疏謂前項
草塲歲減月削失却原額見存養馬并納租銀止三
萬一千二百二十頃矣此清查可得者也

御史熊廷弼奏遼鐵懿沈等衛舊有屯塞四百一十
九處今存六十四座前項荒地何啻二三萬頃遼瀋
以東猶未計也都御史唐順之謂金塘玉環諸山膏

腴幾萬頃、皆古來民居之處、俱可墾爲屯田、此開墾可得者也、

夫百年無滄桑之異、原隰非卷舒之資、疆界莫辨、付之誰何、黍稷倏而化爲烏有、強伴相懸、掌故安在則今日起敝維新、奮然操獨斷之略、實惟皇上深信必行何如耳、

皇上能深信必行、而不能身試自理、勢必託之各該臣工、第地方之臣、撫按重矣、而事權不專、監司專矣、而鈐轄不遠、歲月因循、文移往返、遷代不嘗、旋復報罷、九重宵旰之淵衷、不無又成畫餅規畫永計、必

專勅總督大臣一員、經理其事、而分遣繡衣使者、持斧按行各部、方爲盡一然此非臣創爲說也、

按會典、嘉靖中、曾一時命遣三都御史、并發　內帑銀兩、開墾屯田矣、其時北直隸則都御史張濂、南直隸廬、鳳、淮、揚、滁、和、山東兗州等處、則都御史王璣也、

隆慶初、曾　勅都御史龐尚鵬清理諸邊屯田矣、見

今南北又各設監察御史專理屯務也此
皇祖
先帝精心良法昭然簡册者假令當年在事諸臣不
以一行弛擔不以掣肘害成行之必久持之必堅迄
今有不收永利乎臣願
皇上於諸大臣中博訪素有威望心計者一員特
賜簡用加以戶部尚書兼察院都御史職銜駐劄臨
清專管開屯一事將天下輿地除福建瀕海瘠薄江
西地狹人稠廣西貴州幅員有限廣東雲南邊臨荒
徼俱聽彼處撫按官自行清查開報免其議派外其
餘地方分爲八路以北直隸并遼東全鎮爲一路宣
大延寧四鎮及山西通省爲一路河南山東二省并
爲一路湖廣浙江二省各爲一路南直隸江南北十
四府滁和等州爲一路陝西除延寧二鎮先已泒屬
山西其本省州縣有司及甘涼洮肅一應軍衛地方
爲一路四川除新開遵義府各州縣及各土司止以

本省舊屬軍民地方爲一路其八路每路各分遣風力御史一員專理巡屯督臣持籌主計專制總理務使地無遺畝廩有餘蓄天下無事酌四方之水旱減價平糴以紓民困有事視軍書之緩急遠輸近饋以佐輜糧御史凡一路之中軍屯廢占民地欺隱山場陂堰可開洲渚灘蕩可佃草場官地宜復僧道贍院宜裁勳戚投獻非額豪右佃據違制僦吏支吾非實不才承風激衆者俱得盡法清理丈量裁損論斥應徑行者徑行按治應具奏者會同督臣一體奏請定奪務期綜核明確寬嚴得體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意在裕國而不在侵民在祛奸而不在擾衆庶明憲節以表風猷第人跡隔省路遥百程遠所窮谷御史心思計慮可周而耳目步履或有所不能遍及仍將各該守巡等道撫紿勅書開載屯田一款俾循職掌殫心共事凡地方一應當興當革開載未盡事宜悉聽計處妥當商確舉行其各該州縣治農判

官主簿一向多未顧名思義殊爲曠職今合改爲屯
務職事俾有專責効力宣勞至於屯政方興事干始
創凡溝洫圩垾閘壩倉廒夫役犁鋤牛隻種子一應
工費價值經營建造俱屬不貲若議設處不免起派
請於　內帑暫借二十萬太僕寺馬價暫借三十萬
戶工二部各暫借十五萬共銀八十萬而每御史項
下分貯銀八萬總理大臣分貯一十六萬作爲母錢
各聽支銷如其不足仍令各該司府州縣另行設處
俟屯田成日督臣查將各路一歲籽粒并贓贖變價
還官等項銀兩通融湊算先儘炤數補還原本其餘
作爲子錢大都各路衷多益少每路可得地一萬餘
頃三年開成肥瘠相兼每頃約租三十石每歲約穀
三十萬石八路可得二百四十萬石計出細米一百
二十萬石是三年之積可抵一年之漕而十年之儲
足當軍民勞輓三年之運也

八路之內除河南山東二省係

福王殿下藩國隣封。先經派撥莊田。恐無餘地。今議
兩省已併一路。湖廣查撥。係王莊故地。延寧割屬。係
衛所。俱無失均。
其遠陝山西三路。臨近邊方。屯田所出。例應免其內
輸。但酌道里。分爲本折二色。就便徑解。
薊遼宣大固原。三軍門作正給事。仍聽本部炤數扣
兌年例銀兩。
內地舊屯。原係屯軍自種。頃畝。合數者。炤前晉紫。亦
無另議紛更。外止將新經查出屯地。併墾過荒田應
交籽粒。查酌程途遠近。分爲本折二項。如某處某處
近水通舟。應輸本色。某處某處路遠從陸。宜輸銀兩。
定爲規則。刊刻成書。永爲遵守。每年秋成。各御史一
面會題。并揭報本部。一面行各布政司。在直隸者行
各兵屯道。督委的當官兵。盡數起解。總督衙門。赴倉
赴庫。各交納收貯。專備不時軍需。並不許別項那借
動支。其或河道梗阻。糧運愆期。太倉果匱。義當通融

者聽漕司知會具題炤依倉支事例坐委附近衛所官軍駕撥減存船隻先將前項屯糧借動若干運赴京倉俟正糧船到炤數抵補應屯額不虧京軍獲濟空船回南亦早下運可免稽遲此但權宜濟變一策並不爲例以起窺望至於辯運屯糧合用船隻就將督臣衙門原貯銀兩於內支動若干委官江廣地方平價買木打造亦不得輕用漕船以撓正運及起僱民船致有司衙役挪勒商民之弊舊例御史凡差俱係一年差滿回道管事而巡撫則以三年或陞或加俸級又道差以按學鹽漕爲大差而江倉屯馬僚屬往往故有從違人情亦且自相軒輊今後酌定巡屯御史俱限三年報　命待事有成績仍遵　令甲一載爲期其任內一應屯糧地土官評罰額及　上供民糧帶徵欠逋等項例得清查載入考成其論核廢屯官員部覆勿如同異如御史資深績懋炤監軍閱邊事例擬陞京堂用備邊方巡撫之擢特示隆重督

臣則專信久任竟其運量儻敘召予恩在朝廷
難拘成格守巡等道如果卓異節鎮方牧需次陞轉
視御史亦不少減郡邑長吏簿尉下僚衙所棄吏籌
策胼胝均屬在事一聽憲臣分別薦奬儻有實心實
政任怨任勞則與監司一體紀錄不爲預定撫按二
臣共在地方肩荷雖殊體國則一考績敘勞應比督
巡并聽 廷議督屯都御史御史二臣各務祇
承付託捐竭赤誠益國便民用收一代弘績各該撫
按亦務和衷共濟贊成盛典司府州縣毋務分袒左
右致撓成議而局外旁觀者亦須愛惜人才寬假歲
月勿輕採蜚語致灰蓋臣謀國之心諸如此類併乞
天語赫然宣諭國脉攸關人品所係陰謀撓阻聽臺
省諸臣公共擊之庶事有始末功成積累屯政可望
永無替矣如謂淮濟見駐大臣二員不便輕議添設
但嘗使徐洪不淺黃行故道南保歸仁北護泇河不
妨議以總河改兼督屯衙門移駐臨清俟秋水發

之時仍還濟寧暫駐三月經營料理若以一時並遣風憲多官爲難查得兩直見有邱馬屯田御史二差可以分巡南北二地而陝西茶馬於事爲簡遼薊巡關事權稍重俱可兼差止應添差四員亦非冗設至於督臣不就便駐劄濟寧而移鎮臨清者非喜更張而樂多事也

謹按臨清東連渤海西扼太行南漕荆梁北控幾輔固天下之脊燕趙淮徐之衝梁宋青齊之所會也迤南臨濮地方每年馬市人集六省馬至萬匹萬一奸人於內乘機鼓動何以備之郎不然者九州安居內地帝闕遠在門庭一朝不戒有如庚戌闖闕而入則山海以東一線可斷獨石紫荆而南在在可通太倉之積僅飽六師通州芻糧孤城虜衝勢難持久德州幾何不足以克昌保援兵之餅餌宜大延寧調遣之卒非臨清有蓄何以應之雖

皇上福德彌天神武震世未應私憂過計若此弟自

庚戌虜犯之後，已未犯近畿，癸亥掠順義三河，庚午大蹂永平昌黎等處，郎皇上御極以來，邊方如遼薊甘延等處內地，如劉汝谷金妖精，趙古元鎮江僧人，南京李賊福建潘奴并山東掃地王之類非一，又安保千秋萬世終無一日風塵之警哉，萬曆十三年，據獲叛人郭大通，供稱謀欲攻據臨清，識者咸謂此地宜宿重兵，正此意耳。史稱曹操從棗祇言募民屯田許下，又今郡國徧置田官，以是所在庚廩皆滿，遂能誅鋤羣雄，幾致混一天下大勢，西稱巴蜀之饒，南語江漢之沃，東數吳越之利，然當其時，俱未領於中國之版圖，而操獨擁中原磽确之地，遂能雄視一世，則屯田之效，何可盡廢，乃今宇內金錢中虜，外無五部守邊之雄，連負相塞貔貅，傷心庚癸，棗祇之擘畫絕響，僞魏之富實罕聞，臣竊惜之，惜其以九州全盛之富，未嘗見其豐有

川湖吳越之饒。不能資其利也。以臣之愚。徵廟堂之算。憑
皇上之寵靈。試行其策。不獨修舊屯。使屯田皆實。屯軍皆精。而農可爲兵。開新屯使兵亦可耕。民亦可墾。而人皆知農。不獨開天地彌漫之陸海。以報
而疏造化久塞之泉源。以爲外府已也。將使收五年之積。可以添設開原寬奠兵馬。保固北關。制服建酋。使不與西北二虜勢合。收十年之積可使薊昌宣大延寧六鎮。錢糧克足。邊備固完。賞罰嚴明。士氣振厲。虜怖而不敢渝盟。卽渝盟。亦有所控制不得肆志大逞。收二十年之積。可增廣涿州河間兵馬城池。使畿南之地。與保定永平三輔犄角。屹然稱雄。此三者萬世利也。

皇上垂衣拱手可坐觀其成者也。臣非過爲張皇。而謬爲誇詡者。蓋遼有建州。非遼之利。邊無餉賞。非邊之利。京師薄畿南之守。非燕薊之利也。何者。漢唐

都闕中去高昌伊州萬三千里我　朝都燕河間涿州肘腋紫荊倒馬土蠻順義則元派三衛則流派建州則金派駐牧巢穴俱不過千里而建酋又併南闕併灰扒併叱邪併黑龍江一帶設蠻子城以安插降人種類日繁土地日廣今雖佯服將來終屬隱憂近宣大諸虜亦以撫賞不繼各各颺去啟釁生心且兆見矣漢不惜開西域斷匈奴右臂設戊巳較尉屯田異域豈

皇上獨惜中州屯田坐令荒蕪蒲地嗇畿南而孤三軍任匱缺以成東夷北虜之驕」

說者難臣曰時方稱絀捐八十萬以責効於三年之後保能償歟臣謂不然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秦用鄭國鑿涇渠商鞅開阡陌迄今闕隴猶襲富疆管仲專資鹽筴未講溝洫之政厥後千載莫能經畫遂使近者山東一荒流離幾莩塡布五省非墟方開與不開之明効大驗乎

誠使今日上下一心，不責近効，將　國家萬世賴之。
寧八十萬之償乎。曰屯雖失額，荒者力限於地，腴者
富藏於民，使者四出，不無多事，向者逆鐳之變，以御
史周東之清屯，遼卒之譟，以都指揮劉尚德之清屯，
可不慎歟。臣謂不然，足國務，開利源，得人始無廢法。
昔宋豐熙中，分遣劉夔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
田水利，數年間，得廣田四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
六萬一千一百一十頃有奇。唐光啟中張全義起於
羣盜，其為汝南尹，喪亂之後，戶不滿百，乃選委十八
人給一旗一榜，分詣十八縣，招徠農戶修理屯田，遠
近趨之，遂成富庶。然考顯等治蹟，大意在寬一分，民
受一分，而全義則明察，人不能欺，為政寬簡，激勸有
術而已。夫御史風力在能鋤強，天下腴土多居豪猾，
若乃細民原非強橫，開諭明白，便自帖然，奚多事之
有乎。況近年以來，催馬價則差冏卿，催木值則差郎

署理荒政則差御史何至開屯獨難遣使至於遼東
寧夏之事一以橫削生端一以逆瑾借釁是安得與
明時並諭耶曰古稱生財惟在節用經費不足而欲
區區鑿旁孔以圖消滴豈裕國之長策歟
自古國家中葉之世未嘗不窮財用欲求足用未嘗
不事更張但恐其事勢倥傯更張無序於國無益於
民徒擾耳漢建武中造戊辰幣算緡錢稅舟車鹽鐵唐
建中廣德中權酒酤稅間架括富商封櫃窖至取京
兆民田每十畝收其一宋行均輸市易鑄鐵錢立酒
榷等務南渡以後即僧寺道院嘗住物業亦紐計稅
錢此皆因循推委規畫不早卒至情見勢屈國與民
交受其敝不亦甚晚乎
今天下田土虧額至四百二十六萬頃有奇遣使開
荒僅僅以八萬頃爲率所謂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求
什一於千百何得謂之旁孔耶曰樞密主兵度支主
餉原有犬牙深意貯百萬之積以付專制之臣地重

糧多必且增兵必且栝險杜漸防微不兩失歟臣亦
謂不然
正統土木之變虜酋也先聽河間仜命小田兒之計
欲縣紫荊入據臨清嘉靖庚戌虜犯京城時勤王兵
皆輕騎未齎糗糒戶部犒牛酒無經費以文移往返
三日後人纔得數餅當時將若使通州積貯不焚臨清
經齎可轉焉得窮迫遽至此乎況故事督臣遷轉不
越再考無藩鎮之重臨德置倉預備自是
祖宗令甲若量留銀米各五十萬與舊留倉糧五十
萬嘗川貯彼以備內地之非嘗而每歲所入悉從折
色解部專設司屬一員主之科臣一員稽核之以備
四夷之警息制變防微不兩得乎說者又難臣曰
福王莊田未蒲一萬三省已稱磽地無遺今謂每路
可得地一萬餘頃或者閉門懸度未嘗親履地方之
疆域歟不然地方諸臣敢爲欺罔以抗　詔旨歟臣
竊謂不然

福王歲用。見徵糧田臣今所言。未開荒土諸臣。搜括額外閑地。臣所乞查額內荒蕪。荆棘蓬蒿。豈可與稻粱黍稷之區同日語耶。曰。各部寺廳甚。馬價無幾。內帑之金。又請不得。今九邊甲士。無人無地不虞脫巾。而乃一則曰十萬。二十萬再則曰十萬。二十萬。談何容易歟。臣竊謂不然。

黃涸王家等口之塞。費水衝錢不貲。猶借淮揚馬價。并南中兵操船料銀二十萬。分黃導淮之工。約費八十萬。後草草就緒。亦費二十餘萬。近日三山塔山之費又將二十萬。總計二十年來。費過金錢不下二百餘萬。而歲修與朱旺等口之費。未計焉。大抵為漕事然。而無儲積也。

今以八十萬之資。歲收一百二十萬子母之息。何利如之。況前者寧夏之役。甫數閱月。費餉百八十七萬。倭之首尾七年。費餉銀五百八十萬。又援兵餉銀二

百餘萬。播州之役。亦費二百萬。邇來山東蠲賑等項。又頓損三百萬。此非太倉罔寺之出。而皇稅之所乞留者乎。

今於南部寺廬課馬價。并荆浙揚燕各鈔闕。量借十分之三。各省直拖欠解部銀兩。量徵十分之三。湖口兩淮天津三稅鹽。請乞俞旨。共留十分之三。不將一通融而有濟乎。曰天下地土。非軍郎民。安有餘出。即使查出。仍聽給主取而爲公家之有。於古未聞。安得爲創事歟。且北地草塲賠累甚矣。遽可指爲桑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願罷騎留屯。韓重華守代北起雲中迄振武。墾田三千餘里。歲省度支三千萬緡。范仲淹守西夏。乞沿邊置營田。計畝定課。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酌轉。或糧給直。彼三臣所屯皆未墾荒地也。向使搜之官。復給之民。將安耶。史稱趙充國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

所屯亦安從得粟乎至於草塲地畝荒熟不同肥瘠亦異大江南北每畝至有二三石不等者要不可執一論也曰屯田之事久費講求竟鮮實効今其議不在廟堂而在疎遠之士位卑言高誰能諒之且權稅一節爭者逾十年愁者遍四海人人莫不切齒言利之人今復以利進得無犯衆指歟臣又竊謂不然聖哲之慮在乎濟時匹夫之言可以集事我　朝會通一河以濟寧同知潘叔正之議南旺之建以老人白瑛之議蘇浙魚鱗圖册以監生武淳等丈量編彙一時相安萬世永賴未聞有以出位罪之者唐裴延齡告其君曰官吏太多自今缺官請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憲宗諭宰相曰兩河數十州縣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皆淪左衽朕欲雪祖宗恥而財力不贍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中亦極儉薄多藏將安用耶宋太祖置封樁庫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遺契丹

使一方限於境外朕甚憫之俟庫蒲若干則以此酌之不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可也夫二君一臣所見若此

皇上缺官積稅幾二十年然萬曆九年太倉濟糧尚有千五百萬今僅存四百萬老庫銀兩初有二千餘萬今僅八萬太僕寺初有千萬今老庫已罄而新庫亦止數十萬相懸若此何以稱天府而備非嘗況損之滯財償之曠土可以補缺官可以罷摧稅又安得以言利槩之此臣所深慮熟計以為屯田之必當行也

掛臣允有說焉臣之所言綱領也非條目也若夫相地利酌時宜因風土順人情權子母規遲遠毋使地方未得其利先受其擾是在擔當之臣身肩　國事奉行之吏心切民隱近建祉稷之利遠垂史冊之光非小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除穿渠築堰畫井開方宣洩樹藝耕種蠶織臣另擬次第不敢先事溷瀆外所

有酌量。應查應墾地土。謹分爲十款。理合開列進呈。

鄭飛虹評

近見勦江援京諸師。兵餉一仰郡縣。遂有官軍殺戕之怨。乃知

朝廷固宜有此區畫。獨萬里兼程。賊氛旁午。援師尤不宜恃

朝廷之委一矣。是又帥臣之所當知。

官田

官田之名。在各地不一。此專言河塘壩堰。及沒官地土。原不屬民者。若不指出。概曰官田。則奸胥必將絕戶田地。輸價倡種買賣。更畜已久者。通行詿訕。閭閻未有不騷然矣。可不慎歟。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故山海之利。廣澤之蓄。天下之藏。皆宜屬少府。後世官田之名。率本於此。今海內丘陵林麓。湖泊塘堰。江河灘渚。及一應沒官入官。清丈無糧地土。均屬官田。所在皆有司

或失于稽查。久爲勢豪占種。或肆爲乾没開破。無名支銷。以致公家失利。不無遺策。所當查出還官。庶於法紀畫一。臣按廣陵志。揚州舊有五塘。曰陳公塘者。在儀眞縣東北。周有三十六汊。縈回九十餘里。漢廣陵太守陳登所建。曰句城小新。上下雷塘者。在江都縣北。唐都督府長史李襲稱所建。句陳二塘。大雷塘等塘稍小。一向號爲水櫃。專備濟漕。嘉靖三十年間。句陳二塘。爲逆犯仇鸞奏討。在句城開過塘心九千三百畝零。陳公開過一萬四千畝零。俱爲祭田。後鸞伏誅。前田歸官。該本府知府吳桂芳。看得漕河地。卽塘心淤平。水本無源。不足灌注。將句城塘召人佃買。量變價銀一萬四千餘兩。克瓜洲建城之費。其餘四塘先後相繼。爲豪強佃種。此守揚疏議。并志議可考者。

嘉靖三十三四年間。都御史唐順之。謂浙江金塘玉環諸山。皆自古民居之地。可墾田萬頃。以足軍需。

萬曆三十三年。撫臣劉元霖謂海外沃壤。不宜輕議開墾。致惹邊釁。但王環去樂清太平二縣不遠。獨屬境內。今兩縣之民雖禁。而未嘗不開。若處置得宜。似可取充餉用。此載之籌海圖編。兩浙類考續編可據者。

萬曆二十二年。山東撫臣鄭汝璧疏稱登州海北長山諸島。離城僅四十里。地土肥饒。可堪耕種。臣巡海上登城一望近若几席。與僻遠各島不同。查理島中原有三城萬畝之地。可資千軍之餉

四十三年。巡漕御史朱階疏稱安山南望一帶。設爲水櫃。先年有建議召人佃種者。河成。王以旂王廷方爭之。今昭陽一湖。開作藩田。其餘高亢者。半爲勢豪占種。此載在開島田以佐軍資。幷修復原湖疏款可考者。

萬曆初。高郵州民陸思弟兄互評占種高寶兩處無糧田地。在本州查出二千七百餘畝。佔價六百三十

餘兩召人佃領其寶應者未計陝西秦藩護官軍近題改設寧夏所遺屯田約四萬餘畝見爲本府名役隱種此疏卷可証者總計前項湖塘山島不止十五萬畝而用價佃領者不過十之二三所佃之價較之時值又不過十之二三若參酌民間鄉例收過花有十年以上者給償原價十分之七廿年以上者給償原價十分之五焰數給銀與同原未上價及應開未開者一併查出登記冊籍或官給牛種召人開耕或加租斗聽人領佃但使尺寸必入公家豪強不得兼併郎得要領而佃種之法止憑民便不必偏執一法大率裒多益少前田地一歲得穀可六萬石積漸而計甚屬不貲況田既在官一旦漕梗而焰舊蓄水海警而焰舊輟耕伸縮在我視之又假不歸緩急而無可奈何者萬萬矣夫六師萬姓仰涓滴於漕渠而藩王擅湖陂以自利於義未安閭閻赤子茸桎梏以催科而奸人肆欺隱而白種於法甚悖南畝耕

夫苦立錐之無地而海上棄桑田爲甌脫於情可惜
陳奏如此未查可知高寶如此天下可知若立期限
以責有司之查懸賞格以聽諸人之首當必有什伯
於此者矣

荒田

荒田宜開固矣但有無多寡不一是在當事親履疆畝虛心研察期無擾民大約以鄉官士民之公直者爲近悎土下逮委之猶爲近悎土下逮委必入奸胥之手病民實甚如鄉悎特設部司督造賦役全書以大臣領之何如鄭重郡邑雖有造報多不一示士民賦役虛實有無情弊糾買如故也上焉者何從知之乎

承平日久人習奢靡惰遊者離棄南畝逐末者奔走四方以致所在田畝荒莽極目嘉靖中詹事霍韜奏稱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原額八百四十九萬頃有

奇至弘治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虧額強半及細加查考在湖廣原額二百二十萬頃零今止存額二十三萬頃零河南原額二百四十四萬頃零今止存額四十一萬頃零廣東原額二十三萬今止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我　朝賦稅先後盈縮此其大都載在後湖志并通紀可考也

湖廣環六千里之封疆三湘七澤汝蔡漢沔貫注南兆頗稱腴壤何至遽虧十分之九河南引河爲利土性沃饒何至遽虧十分之七縱有　藩封毀亦無幾總之荒蕪固尚多也查得萬曆三十二年巡按御史高攀枝請留漕米五萬分給鳳陽一府開荒比時懷遠縣知縣王存敬詳稱本縣原額田地共五千二百七十五頃有奇載在開荒圖册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內鳳陽撫臣陳薦題據淮徐兵備道袁應泰呈據贛榆縣知縣虞之訓條陳開荒

一款內稱前任知縣樊兆程原設莊田一百餘處約計一千餘頃堪以招撫流移載在邸報及查樊知縣後陞濬海郎中亦稱淮揚荒土甚多自安東直至贛榆爲路六七百里中間曠土不下萬頃如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沐陽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淖地平俱可開通溝渠以利灌溉便成水田載在經世實用以上諸臣前之所言缺額如彼後之所言可開如此然自正德以來一百一十年間缺額荒蕪亦復如故則守土之臣實未嘗留心于此夫復何辭顧事當創始計慮宜周地係久荒經營不易合候命下聽督巡二臣專委各省直屯田道及各府正官請將南京後湖先年魚鱗册籍與吊到各屬近年黃册逐一查對要見某州某縣原額田土若干見今成熟若干抛荒若干册没若干成熟者有無欺隱册没者曾否開銷抛荒者作何開種務要親履疆畝

今江西建昌陝西漢中二府見刊清丈均田書册延
召端方通敏致事鄉官公直人等細加體勘丈量除
欺隱者追出還官坍没者焰數開破及荒田原有人
佃領代糧者仍准承業俱無另議外其一應丈出田
地採訪輿論或借給牛種召人承佃或南方五頃以
上北方十頃以上有產之家每家定限墾田一頃田
多者仍焰頃加算至十頃而止或設有官兵之處每
一百名以七十名操防三十名承佃三番屯種如古
營田之制或每縣民壯五十七名責令量分三分之
一領佃仍各預借二年兵糧工食以便備辦犁鋤工
本三年以後方許一例陞租

開荒之法即不能倣古井田一畝三畝深尺廣尺畝
達於溝深廣四尺之制但合數百畝之田必有溝合
數十溝之水必有川合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
以達於河於江而滙於海則高亢者有瀦畢下者有
障固非苟完於目前亦非靡費於無用工爲千秋之

紊而獲有百倍之饒矣

通合大計每大縣上戶三百家可墾田三萬畝中縣上戶一百五十家可墾田萬五千畝江北五七十州縣中大相兼約可墾田一百三十萬畝民壯九千六百名分爲三番每番人二十畝可墾田六萬畝三番共一十八萬畝淮南淮北見兵萬五千人六分三番每番人三十畝可墾田一十五萬畝三番共田四十五萬畝縱天下不皆設兵之處而上戶民壯何縣無之合用錢糧即於各縣原有額設營田官牛若干頭當平預備倉糧萬石之內給發如其不足更於御史原借八萬銀內動支各該有司仍以贖鍰等項實心實計佐之不然者坐以違悖詔旨重罪夫田必五頃是以十分餘力開二分閑田按冊召耕奸何所售糧必二年是每田一頃得銀六十工本既厚田工不成昔鄧艾屯勺陂即今兩淮南北山東諸水既借灌漕則蓄洩有碍燕齊視淮又切外廩鳳陽營田僉事

之罷病在人。豈在法乎。臣意漕法中壞。淮必任之開荒一事。恐不得視宇內爲獨緩也。

軍田

軍田一紙多占至數百畝或有之。然江北諸軍無力耕種典佃。十有八九。較豪橫強占略異。去年左院示令還軍。分別久逕斷給原價乃各軍反不樂從。謂田既歸已。糧銀難措。再欲售人。人不畏而不樂。徒自苦耳。通融共法。因時制宜。固古言者所不能盡也。

天造草昧。井里薦條。各軍屯田多其自占。畝數寬廣。無所限制。以是原屯一分。不過五十畝。今則多至百畝。二百畝。或有四五百畝不等者。邊方腹裏。大段皆然。且田塊既廣。勢必不能合聚一處。如江南。南京。鎮

江之軍。屯田却在江北。六合。天長泰興。江都等處。淮北潁宿蒙亳之田。却又給與淮南鳳陽等衛諸軍。其後年歲久遠。漸浸迷占。虧額日甚。查得詞臣葉向高所著屯政考。內稱嘉靖以來。時盈時耗。而較其見盈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

洪永間。遠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則十七萬。其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同延綏。計山西初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相懸之數。大略如此。

今查先任湖廣推官華鈺奏委清查岳州衛屯田。議稱該衛屯弊。有民占軍屯者。有軍占軍屯者。有官占軍屯者。有田去糧存者。昔之屯以贍正軍。今之屯以優豪橫。昔一人而并二三屯者。罰不宥。今一家而骨四五十屯者。置不問。當事者。詢謀貴廣。矢志貴公。郎不敢謂岳之役。足悉各都司之蠹弊。第以一隅徵天

下去太去甚何難更始所有清出勢豪多屯及老幼
虛操其一百一十名該屯糧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
升零應當改作公屯又經會同該衛邱屯官酌派每
石每年量起租課十石其該租三千二百四十五石
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請乞行令岳州府委官置立邱
簿炤數徵收

又查得隆慶四年間陝西三邊總督王崇古議清屯
額以給邊儲疏內稱固原清丈出餘川坡地共三千
八百五十三頃有奇議炤每屯一分丈出餘地五十
畝以下免增租糧其餘分別量增寧夏清丈出新開
餘地共三千一百頃有奇延綏靖邊定邊二道清丈
出餘地一萬五千八百一頃有奇各地腴瘠不同岡
坡不一有二頃折一頃者有徵糧徵糜徵銀者在延
綏一鎮丈出餘地則徵糧銀九千六百九十五兩零
載在督府奏議

萬曆四十一年屯田御史陳玉輝批詳曰查得嘉靖

九年。戶部　題准南京各衛。近年荒田。許其不論軍民僧道之家。各擇所便。開坐坵段赴告。給帖承佃免其糧差二年。屯官不許分外科擾。則亦有百姓開軍田之例矣。該衛中前二所。若不開墾終爲荒蕪。胡維城等告佃納糧。見有舊例可查。如以屯中一應差役不便。俟三年成熟後。十分中量撥一二分與屯軍耕種。以便一應差役。此非盡時勢之可變通者。百戶蘇有春之言。蓋有所爲。烏知爲國課計乎。

揚州道速酌議報。此附在屯田衛門卷內者。夫詞臣所稱缺額之數。理官所核奸弊之繇。督臣查增多餘之畝。御史召種開荒之例。以此參者。則屯田不可不查。查出多餘之地。不可不加租銀。久荒占種之田。不必拘七復給原軍。蓋明甚矣。但各衛屯田。連州跨邑。都司有司。未必盡知。世官世軍。自難欺掩。合候　命下。聽督巡二臣。檄行各衛邱屯田。圖枭二司。督行各衛屯等官。推舉老成奉法。深知屯務。有志上進者。不拘指

揮千百戶每衛一二員聽隨清丈

清丈之法先將本衛屯田老册逐一細查要見某所某伍坐落某處原設屯田若干分四至某處某處見今是否原額或本軍曾否盜賣或勢宦舉監生員州縣吏皂豪民之家曾否霸種或衛所官舍豪強之輩有無白占虛影差徭或吏識人等有無倚仗刀筆一人而占田數十餘分或各軍果否原田一分多至三四百畝臨丈之時却乃串結附近民竈人等遺漏隱匿或田雖荒蕪而高亢者有無水利可開低窪者有無土田可取培築逐一細查明白除盜買者許令自首各免問罪仍給原銀一半霸種白占者免追花利速令吐退荒蕪者查炤項畝四至各還官聽作公屯其一家而占多屯行令分給丁多窮軍一分屯田多至三四百畝者分作二分給與異姓軍人仍加陞屯糧貯作公費外前項查出一應多田設法召人一如官田之例開濬挑築一如荒田之例其皆衛所舉隨

丈各官各要悉心體訪務令原額毋避豪勢毋徇財利儻有實心任事竭力營公立有成効者不妨特揭督巡衙門咨薦陞授守把官員以示風異即不肖者計贓問遣彼亦何辭

大約邊腹守把提鋪四百有奇三年一陞每年該出一百餘缺以一半推用邊材武舉一半待推領運開屯二項官員則開屯者既無積薦之苦又省鑽圖之費將人人思奮人人奉公天下爲衛者計四百九十三爲守禦所者計三百一十五即邊方界虜宜從寬假而腹裏優游何所縱庇將所清之屯不可勝紀所增之粟不可勝用矣

洲田

先臣御史余紹勉學陳江防二事一餉武備以靖江洋議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使其平居嘗川操練有警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議于江北要處量撥官軍築堡守備聲勢相接今日之防江亟矣乃遊兵一二船隻外略無巡守豈非以餉無從出歟若以江洲之接生水影勿許勢要占據屯以餉兵則以江防江爲法亦便

洲田者江中沙洲之田也自南昌九江而下至海門劉河二千五百餘里中間爲洲者不下數十百處袤長方廣不必盡同要之各洲大者不下六七十里小

者。亦不下二三十里。其最大者。至建靖江崇明縣治各一。雖凝聚崩潰無常。然皆數十百年一見。并朝更夕改。歲變月遷可比者。是以其中沙民。深渠高岸。建置函牐。啟閉蓄洩。隨潮長落。故無甚大旱大潦之歲而田主遂得陰與造物爭權。計其告報之初。不過日耳。然又以百爲十。以千爲百。及至田成之後。每畝挑築工食之費。不過二兩。而其田遂值六兩七兩不等。永爲子孫世守之業。即成熟陞租。每畝亦止五分。絕無諸色差徭。其間尚有欺隱。未必畝畝盡輸課也。

按漢賢良文學曰。民太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太強。則不可以威罰也。又曰。人臣而權均於君。富敵於國者。亾。其意蓋欲在上者有所防。在下者有所畏也。臣聞江南富民有田連六縣七郡。衣冠而身并刑戮者。有貲雄百萬。獻田鄉紳。奏認同宗者。臣竊爲此輩太息。

夫與其爲富不仁。孰若稍損而從之約。與其散金結客。孰若好義而輸之公。況習敢爲欺隱。犯造化之所忌。而爲刑童之所必不貸乎。亦愚甚矣。

查得宋乾道年間。曾稅沙田以助軍餉。時相葉顒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百姓隨沙漲而田焉。未可以爲嘗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荳復。況沙田乎。此以兵興之故。不可失信於兩淮而言也。萬曆四十三年。巡江御史汪有功疏曰。沙田東灘西漲。彼縮此盈。非若土地之一成不變也。此以洲人出沒烟波。素稱盜藪。

萬曆二十七年。下江地方。有新漲洲田。未盡報官。指揮馬尚仁指實具奏。曾奉　聖旨。着守備衙門選委內官一員。會同撫按及本部備查遺漏隱占洲塲。該守備衙門。隨委太監黨存仁。會行。聞彼時止取各洲冊籍。據佃戶陳錢等願認佃銀三萬七千五百七十餘兩。又每歲徵租四千五百七十餘兩。其上江地

方無爲上元等州縣先經清丈較舊額多銀三千三百餘兩者歸併揚鎭等處四千餘兩之內免其丈量二項共銀七千三百有奇名爲皇莊夫丈量之設爲欺隱也丈而無隱不妨炤舊丈而有餘自難欺掩不丈而租上爲無名之徵下起包賠之謗則又何憚而不丈也且丈亦無甚難者一洲縱橫不過數十里若百步一簣簣盡卽釘一樁復簣復樁洲盡而止橫亦如之總計長若干丈廣若干丈推算步法卽知頃畝除起原數便是多餘大率一大洲不過兩日之工數十樁之力丈量之事畢欺隱之情見矣令候 命下聽督巡二臣專委屯田道行令江防官督同各該附近有司先將南部蘆課衙門關到道屬各洲冊籍炤無洗改字樣然後查對數目親履疆畝逐一丈量與舊數相合少者卽與開銷多者炤數登記仍查係要見某洲該田若干每歲納租若干今丈若干是否旺洲畝畝實筭如係衰洲每十里而蠲其一以備衝

刷。各該江防州縣同時竝舉。毋致久延。各該屯田道。按冊親臨抽丈一二。以爲覆核。大率上下二江。通長查算。若出二十萬六千七十畝。原數之外。畝畝皆公家之田。每畝徵租八斗。而歲之所入不下數萬矣。再焰愚民易與爲非。爰財足以亂法。儻清丈之處。敢有奸民誘唪鄉愚。聚衆號呼。阻撓委官者。即許許屯田兵備道。先將爲首數人拿解總督衙門。具　題請旨。梟首示衆。田主大姓。問擬化外爲民。田産盡數入官。所在有司。即係不能化導禁戢。從重降罰。先儒張載所謂不刑一人。法終不行者。正此意也。夫法既必行。事當服衆。尤望

皇上斷然將此清出餘田所獲。貯之外府。勿復更爲

皇莊名色。則人心感奮。奸欺自銷。千里盤踞之區。百年未清之局。可一旦而克公家之左藏矣。

鄭羽公評

諸田唯洲田之利獨多。而歸世祿之家者殆盡。

予嘗縣九江至瓜儀一帶無不然者亦曾聞有招奸興訟殺人破產比比而然矣苟不善爲清查嚴爲禁遏爲憂亦自不少惟當事者畜之意焉

竈田

竈田者各塲竈丁開墾草蕩而成之田也舊制竈丁給蕩一十三畝責以辦課一引該鹽二百五斤其煎下多餘火鹽聽其自賣與商以補應完挑河餘鹽之數近來總竈人等憚淋滷之苦貪種田之利惟將前項草塲逐次開墾在鹽法提綱所謂兩淮草蕩原額五萬二千一百餘頃者聞已開過數千餘頃每田一畝收稻二石每稻一石值價二錢田日益開竈日

益富。鹽日益貴。商日益困。當事者。始屢嚴禁以遏其趨矣。

查得萬曆三十二年。巡鹽御史喬應甲。四十二年。巡鹽御史徐縉芳禁約疏議。大約謂墾田之利。大於煎鹽。以故竈戶不務煎鹽。而務墾田。鹽之所以日貴也。賣草之利。易於煎鹽。以故竈戶不務煎鹽。而務賣草。草出場。場中無竈戶矣。鹽之所以益貴也。墾田賣草。本色日少。所以告折色。告單折者不已耳。

查得萬曆二十八年。晉南皮縣事。河間府通判李正華。議謂竈田。竈地。不能辭民間俵解等差而民買竈地。亦納運司鹽課。是固不可異同者。惟是竈地小畝二畝九分。折徵糧大地一畝。比之民地二畝七分折一畝者。尚少地二分。民地畝科五分有奇。竈地畝科三分有奇。不無太輕。槩應量加。以示均平。不必另立民買竈地名色。致滋日後那移詭避之弊。一項載在鹽政實錄。并審編條議可考。夫御史禁約。是實見竈

地開墾之多。縣官編審。是竈地亦有徵租之例。今淮南場分。如富安場草蕩。至五千一百二十八頃零矣。而課止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六引。向埰場草蕩三千三百六頃零矣。而課止一萬七千五百二引。淮北板浦場。原無草蕩。歲課至五萬二千一百九十八引。臨洪場原無草蕩。歲課至四萬九百三十六引。在淮南蕩多課少。淮北無蕩。課多。雖地方有煎鹽曬鹽。用草不用草之異。畢竟草蕩逾額。安得不啟淮南竈丁之私墾乎。

夫課有程法。固難擅更。而蕩可私開。應加簡制。令候命下。聽督巡衙門會同鹽臣行。屯田鹽法二道。親詣各場。自四十三年巡鹽御史謝正蒙所修築范公堤以外。爲界。南起海門。北抵廟灣。西起本隄根腳。東至海邊光沙。逐一踏看。遇有成熟田地。即便焚佃各場。計田若干。每畝酌議徵銀若干。通計淮南二十五場。共田若干。共租若干。已經

成熟者。不許遺漏。未曾開墾者。以後竝不許私自開耕。不奉明文。再行私墾。被人告發。盡追入官。大約淮南土性腴潤。較之山東瘠鹵之山東既無沙鹻之病。比之洲田亦無崩潰之虞。即每畝徵銀五分。而墾者尙有饒利。除河東川廣。係池井鹽原無草蕩外。其山東長蘆兩浙。福建。四運司。亦可倣行。截長補短。一歲之中。當不止數萬之積矣。臣非不知竈之當恤也。顧開墾者富竈也。非貧竈也。非不知竈已辦課也。顧力役之征。非租庸調三者竝論之法也。此丈量與陞租之法。所以斷乎宜行也。至於煮海之場。風土獷悍。雖稱易動。然御史之憲法。足以振飭裁抑之。不然者。有洲民叫囂之例在。而更嚴其煽惑主使者。庶公私兩益。商竈俱平。庾廩亦不無少補矣。

羣田

愚闇之羣田有肥瘠懸甚者向年加賦則此一例民多受累郎徵租吏弊相沿莫變憶已巳間州主孫延訪利病有上書言民風者二錢糧者三俱經採納獨錢糧長單不見行事越五年偶得孫州時長單一紙乃知其時已歲歲印給書役里排惡其害已匿而不發父母孔邇蒙蔽如是等而上之又何如乎空言實事願留意焉

羣田者牧馬草場開墾而成之田也因屬羣牧故稱羣田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置十四監

及九十八羣。以蕃畜馬匹。當時養馬於民。春時牧放游牝。秋冬入寺。擇各州縣旁近水草豐美之區。以爲牧地。號曰草場。諸司職掌。所謂廐牧者也。其後革監牧。歸併有司。至萬曆九年。

皇上俞寺卿裴應章之議。查炤少卿武金等。先年所奏事例。盡革養馬徵解錢兩。前項草場。聽人領佃。此南夫僕草場開墾之緣也。

成祖文皇帝。建都北平。設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更戶馬曰種馬。蓋一牡九牝則會典所謂孳牧者也。其時陝西設有六監。二十四苑。計草場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有奇。其後苑監雖有存革。而草場如故。至弘治十三年。兵部主事李源奉　勅查勘。見存止有六萬六千八百八十餘頃矣。至正德中督臣楊一清專理馬政。始設法嚴查。清出軍民唐釗及苟通等。盜占草場。炤數追斷還官。共足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有奇。較之原數

所差無幾此西北草場侵復之繇也夫自古國勢興衰在兵而兵之強弱全在糧馬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駟乘至武帝始奸陌成羣唐初鴻括殘騎纔牝牡三千至張萬歲王毛仲始雲錦成羣宋靖康中丞相李綱請馬備虜僅分殿前司御馬三千之半此外絕無蓋漢唐承秦隋之弊而宋則自襲其弊與倣也語曰戎馬出西北財賦出東南今西北既苦匱屯未有兩失其利者矣

嘗考麼朝奏議科臣張世則曰查據本寺碑記七監于正德年間共地一十三萬頃有零迄今歲減月削失却原額止存見在養馬併納租地三萬一千二百二十頃有零又於內除七千餘頃起徵餉銀二千一百七十兩零解發靖邊道抵克軍餉實在養馬止二萬四千餘頃而已又日卷查先年事例上監牧馬一萬匹中監牧馬七千匹下監四千匹近來上監不過五千匹中下二監又可知矣此以先今馬匹登耗之

數而言也。

按萬曆四十三年南太僕寺卿劉汝康循例舉劾一疏謂每歲冏賦額數原該銀二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兩有奇各州縣完解到寺亦及二十一萬二千九十九兩有奇較之往歲差不失額此合馬價草料場租而言也然查塲租不過一萬二百二十七兩零也南北糧馬大較若此除陝西苑監草塲聽戶部酌議應否徵銀及增牧馬匹另議外合候 命下聽督巡

二臣行各該屯田道移會南太僕寺將所屬江北廬鳳滁和江南應天鎮江各州縣及飛熊廣武各衛原設一應民牧衛牧草塲册簿并太僕寺碑誌關送該道按册行各州縣清查要見每縣原數若干見今成熟若干未開若干既稱原係水草豐美之地必多高岡可以盡墾如墾之後每畝應該陞租若干共該若干已開者即便還官未開者火速查出聽人荒熟兼領使有微利方始盡力開墾其先前成熟之田仍查

曾否上納價銀及挑築溝岸費用工本如曾上價炤依官田事例查算年分給賞銀兩如未上價止查所用工本分別大小量給銀兩以酬所費在上造葢倉廒聽其拆去自行別用但不許斫伐樹木毀壞車蓬致滋狠狽大率如高郵一州誌載草場一百二十餘頃江南江北八府四州所屬州縣并衛牧犬約不止七千餘頃腴者每畝徵租四斗瘠者每畝徵租二斗熟者當年徵解荒者三年陞科荒蕪俱開腴瘠各半每歲約租可得一二十萬石每石三錢值價六萬餘兩足增原額五倍十年計之甚非小補臣見江南江北丹陽溧水江都泰興等處已開羣田餘糧棲畝不殊負郭及往返江北邳宿道上未開草場荻茅蒙密水口非遥因歎地無美惡人力之齊不齊相去遂遠故江都泰興每歲各輸場租一千一百餘兩而通泰典寶各二三十兩不等邳鹽更少益足證矣夫守土者在恤民即一草一粒不輕汎徵謂恐擾閭

閭而傷元氣。財者在裕國。即一錙一銖。俱堪積累。奈何遺厚利而庇豪強。況事變無嘗。操慮貴遠。此地畫墾。一旦用馬。每地五頃。限養一馬。官給原徵價料。則頡亳皆產馬之鄉。阡陌有蓼秣之具。今議一定。臨期無貽報之煩。計畝課良。緩急有千乘之備。亦不失戶馬之遺意矣。

僧田

僧以田爲利。該管衙門或即以僧爲利。聞天界等寺僧某某。以富故。身家不保。田不幾爲僧之累乎。況又隱種人田。詭推他邑乎。僧亦可以自裁矣。

釋老二氏。世多薄之。我　朝不廢其教。蓋欲其開導愚民。或可陰助教化之所不及也。顧道家以清浮無爲爲宗。佛門以忍辱苦行爲事。一爐一鉢。足以焚修。若使廣置田園。則名挂官府之籍。心有催科之擾。應役者招遞城市。主院者會計倉廂。何以度羣迷而釐

國福臣恭誦

高皇帝御製文集其諭天界寺僧有云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糧外餘四百一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莊如之朕准其奏又讀成化年間尚書王恕疏稱據太平府申先年燒造甎料柴薪在於鱔魚洲等處蘆場斫用行查得奧龍巡簡司原額蘆場坐落鱔魚洲先該天界能仁雞鳴三寺乞討已撥與天界寺三十五頃能仁寺一十七頃雞鳴一十三頃本司見存蘆場止有若干總計三寺前後所乞不止六千餘畝

永樂十四年修武當宮觀成賜名曰太和太岳之山給道士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官提點一人秩正六而南禮部祠祭司職掌五山住持歲收田租更不貲也竊詳二祖開天規模弘遠所以優給僧道豈無所見

按宋臣歐陽修所作昭仁寺碑記謂寺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舉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淵乎聖慮蓋超越唐宗之上豈後世竪儒小臣所能仰測獨恠此輩恣睢橫肆莫知自簡侵擾細民蠹及國用朝廷之上始不得不爲之禁制也

正德年間督臣楊一清疏則崆峒寺僧占種小山子一帶草場五百餘頃矣萬曆初儀真知縣況于梧天寧寺碑則謂寺有帶子溝草場田一千一百六十二畝而奸僧有蓄奪之者矣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南科管後湖給事中黃建中田糧欺隱一疏據嘉善縣里老俞汝猷沈茂思等呈稱萬曆九年丈量被奸僧陳玄燈等隱田二萬六千五百畝詭推與嘉興秀水二縣矣此僧衆橫占無忌者如此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

田正統時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命輸稅糧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

英宗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沒入官嘉靖時言者請佃種疏入下所司此皆田墅相承簡裁僧衆者也夫浮屠三宿桑下老子隻牛出關彼其先安事田圃耘耔乃今百耦千畦不租不稅嬉遊飽煖失道迷宗大非祖宗優厚之初意除小山子已經入官帶子溝尚輸租稅姑置不論外其奸僧陳玄燈見種嘉善縣無糧田三萬六十五百畝自萬曆九年丈量爲始迄今三十五年每年每畝租銀一千八百餘兩三十五年共隱租銀六萬餘兩郎以三十六年發覺爲始迄今亦已八年隱租一萬五千餘兩比之律例所稱凡隱匿田糧五畝以上笞四十田入官

每五畝加一等。及勢豪大戶恃頑不納秋糧二百石以上。俱擬戍遣者。情法更重。前項田地。所當免追。花利盡數入官。況背違舊制。隔縣推收。官府立石而不聽。撫按批定而不遵。鄉官公揭而不畏。是尚知有三尺乎。合候　命下。聽彼處撫按不必覆審。先將本田四十五年夏秋禾麥。查追上倉。候克典理屯田之用。其四十六年以後。會同督巡二臣。召人佃種。每畝每歲。免其一應糧差。止徵淨租一石。其或腴瘠不同。豐歉不一。從長更議。務求妥確。仍通行各省直。一應名山大剎。有非　欽賜田土。節年自行　奏討。或雖係　欽賜之數。而歲久迷失。爲勢豪及佃戶地隣人等占據者。一體查出歸官。庶寺無餘田。田無冒據。遊徒不致結聚。戶口亦可殷繁矣。

鄭十師評

僧田之獎如此。尤宜黨正禁止。使之勿紊清規。

以上隆我

祖宗優崇佛教之遺意也。奈何頑僧骫法如是而士大夫媢佛者又從而私之。至今日亦已極矣。禁僧之法。當先自內始。自上始。

勳田

按嘉靖朝。侍郎王軏。言皇上命查莊田。見勳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國初勳臣受盟帶礪。與國無疆。戚畹親託椒房。誼同休戚。計其歲祿。與欽賜莊田。視古封邑無異。若能遵制謹度。崇雅黜浮。亦可仜及九族。何不足之是虞。無

奈支廒蕃夥僮隸結集。遂有憑特威權。恣行漁奪。或豎旗強占。或統人鬬爭。以致小民不堪。無所告訴。而沃饒之地。一切為勢家所有者矣。此勳田之不可無所限制也。

恭覩　國朝典故。正統中。慶雲伯周壽。并其弟周彧。兄弟受奸民李政魏忠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頃。又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頃。為莊田。正德中。皇親吳讓沈傳。受奸民李良等投獻。奏討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嘉靖中。戶部查議黜國公沐朝弼莊田。計一百七十四處。而在陝西固原境內。則四千六百餘頃。此皆當日錫予駢繁。占種逾額者。及查永樂中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田八百餘頃。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為都御史陳瑛所劾。

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其家僮嘗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遂歸其田於官。今信

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正德中。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頃。得　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嘗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郎令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地土。宜炤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利厚薄。以定則例。命各邊查出地土。視此行之。

嘉靖中。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爲勢豪乞討。使民失其嘗業。得　旨。八府軍民徵糧地土。多爲奸人投獻。勢豪朦朧。請乞逼取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嘗產。何以爲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有風裁者。各一人。領　勅往勘。不問　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額外占奪民業。曾經　奏訴者。查册勘還。各項草塲。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查。外省。令御史按行。諸　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日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世業。爲拋荒獵而有之。皆宜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狀聞。此皆累朝嚴爲限制者。

嘗考之北直隸地方。向因兵興。人民逃散。田地荒蕪。以是

二祖並有永不起科之例。後因無糧田多。遂使奸民

以之投獻。勳戚因而收受。雖經裁革。旋復竄投。恭值

聖神定制。戚畹尚計世遞減諸勳諒無例外請乞。然

亦豈無私受投獻。

按景泰中。永嘉大長公主。願以置買無錫縣田一千二百餘畝。歸有司。助供軍馬之用。萬曆十五年。華亭縣監生顧正心。捐銀十萬。置買義田。以助差役。夫公主書生。尚周軍國地方之急。豈以貂冕世臣。而忘大義。令無請乞

皇上天語省諭勳戚大臣凡有先年受人投獻無糧田地及勳衛家人等私自占種者在京限四個月以外南京限五個月以外許其自陳退出其有原用價銀自行置買過一百頃以外能以其羨田尚義願獻公家以爲典屯之勸者聽戶部仍以庫銀炤數補還不足三十頃者官亦查將無碍田土給足之略倣古人名田之制如在京四個月南京五個月以外不行奏報聽各御史將所屬州縣呈到册籍通行清查送總督衙門比對彙算果有隱占數多盡行追出在各爵請旨申戒勳衛人等量置以法庶罰自貴行令從近始天下豪強無不戢心奉法矣體國奉公於此可驗郎戒政五府掌印僉書將來推舉亦憑此以定何必廣咨訪而煩關說哉此又各爵不利之利也

例田

入金贖罪。入粟拜官。古今通例。誰能廢之。顧欲求永利。何妨多闢其途。而事在創典。尤宜廣資其力。此贖鍰之所必酌。而廢滯之所當扳也。然獨罪吏建功。當核明。果係正人蒙譴。即與使過若小人有才力者正欲假例侔進。獻一二以取償。千萬禑可勝言哉。當確議云。

按唐史韓重華屯代北。出賊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種糧。使償所負。比歲大熟。因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起振武。逾雲中。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

餘里。歲收粟二千萬石。省漕度支二千餘萬緡。此以罪吏而屯田者也。三輔多盜。宣帝使使徵張敞。起徒中。爲京兆。盜遂屏跡。此以罪吏而立功者也。

昔漢王覇將馳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此以罪人而工作者也。西羌未平。張敞建議。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嘉靖中。寺臣徐貞明亦議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無力宜遠配者。得近屬於田畝。以力墾而贖其罪。此以罪人而贖納開墾者也。夫諸臣所行不一。然大要不過寬有罪。奏成功而已。今後合無酌定規制。凡三年五年。徒罪雜犯。例該墾田若干。墾完之日。即與釋放。終身永遠戍遣罪名。例該墾田若干。墾完之日。或與疏釋。或與末減。或一人有罪。而一家願服習于田者聽。一家有罪。而招募工人數十。朋力於田者。亦聽。終身之罪。有力而一年能完者聽。三年之罪無力。而願終身爲田卒者。亦

聽但酌情法之相應而從罪人之自便且欣之以徵利而不驅之以太苦則樂赴者衆矣

夫拜官之法序班申書在京官員例該納銀若干監生儒士例該入粟若干准田若干其指揮鎮撫都事經歷一應開納事例通准輸田但以所入之田合以歲收之數參酌紐算必使租當其值貲當其官毋致瘠薄之區虛昂其價衙門之費抑遏其情則在一時雖未得應納之全銀而歲月積累計息必且倍蓰在今日雖若奪戶工之事例而屯田克溢兩部終當息肩此亦晁錯濟邊之遺也

至於屯事之始經營擘畫全在道臣撫字招揉全在守令非通敏之才不足集事非閱歷之素難與持久

合侯　命下聽吏部查將在罪在謫一應大小臣功通行查叙凡藩臬諸司原係在告者量晉一職降調者仍復原官俾管屯田道事凡建言而降調推官州判者授以知州開散雜職者授以知縣俾各管該地

方。屯田事務。其有資俸俱深。物望久著。原出剖肝之誠實非黨結之故者。則又破格授以藩臬職銜。俾管屯田道事。在

皇上既弘使過之仁。不忍終棄。在諸臣方感再造之遇。寧改清修。主聖臣忠。千載一會。又非但以罪吏而建功之意也。

昔元至正中。召募江南農師耕種近京水田各千人。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三道。能募農民一百名者授以正九品。二百名者。授以正八品。三百名者。授正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夫胡元不惜懸品級而待耕夫。

皇上豈忍惜一官而鋼端人正士。此在該部奉行何如耳。

皇莊田

任土作賦。載在周官。皇莊之名。古無考據。郎
祖宗時亦未有也。自天順初。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
橋村。爲官中莊田。皇莊始此。成化中。嘗賜 東宮
莊田。內臣覃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王所
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嗣至正
德。莊田益廣。嘉靖中。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
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勘過順天等地方。皇

莊及皇親功臣等各項莊田疏稱天順成化弘治
年間莊田僅有五處至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
八十餘處共計二十萬九百二十九頃益爲厲之階實起於奸
民地共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零侵占過
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流弊則壞於勢家欲
盡奪民産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
午四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
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　累朝敝政軍民
剝膚椎髓之害莫有甚於此時者奉
世宗皇帝聖旨各依擬給還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
回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每畝佃銀三分原係
皇莊解部彙進係　皇親功臣赴部關領不許自行
收受欽此

夫同一地土何以北方莊田獨多益因元本胡人將
相大臣不習耕稼野多棄壤又經喪亂逃亡日衆田
里荒涼是以洪武二十八年戶部欽奉　聖旨百姓

供給繁難。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炤舊征科外。新開荒的。不要起科。有力氣的。儘能種。宣德五年。令北直隸比炤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少。永不起科。夫什一而稅。中正之法。大禹制貢。止計土之所產。商周聖人。則履畝而賦。畫井而耕。何則。時有不同故也。國初田地。荒蕪已極。不得不濟之以權。其後土壤豐美。開墾成熟。亦拘前例。無糧田地。安得不多。奸民投獻。安得不衆。昔孟軻欲正經界。董仲舒請限名田。彼其所言。皆萬世經常之法。惟今欲使近畿豐足。不致倚粟江南。必將八府之地。通行丈量。請乞俞旨。革去一切無名莊田。使百姓各以舊額自占。而以丈出餘者。徙民耕佃。然後隱占頓清。公私兩益。臣考古者狹鄉之民。徙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蓄也。毋論前代。即洪武七年。有徙江南民十四萬。詣鳳陽墾田之例。永樂七年。選天下富戶無田糧及有田糧不

及五石者。徙北京克富戶附藉。順天府之例。十七年。又遷山西澤潞二州無田民。往彰德。眞定。臨清。歸德諸處。開曠地土。自便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耕具之例。臣願

皇上捐割私藏。風示天下。將一應

皇莊名色。盡付有司。聽其召人佃種。徵租解部。其有原係各

宮府養贍地土。錢糧者。仍炤原徵租數管解聽用。更乞特勅風力科道官各一員。前往北直隸八府地方。會同撫按。不問勳戚勢要。逐一從實丈量。以民間步弓二畝七分。准糧田一畝。爲率。假如一縣原徵糧石若干。該田若干。今丈若干。除扣兌原糧之外。多餘存剩。即係羨田。編入新增之數。另行召種

召種之法。各聽戶部移咨南直隸。浙江等處。行令寧紹。蘇。松。淮。揚六府。每府各募農師二十名。每名自召耕戶有家口者一百戶。或無家口者二百丁。前赴八府羨田地方。每十戶授田千畝。單丁十丁。授田五百

亂就令原招農師統領俾其催督料理專主導引水利挑築圍岸釀聚苗本依期耕曬秋成之後然後計畝均分儻或人力不足聽其聯東本土無田之人傭力雜作其犁鋤道路之費彼處撫按多方設處而牛種糧食房物之資本地方撫按及督巡衙門預為借給三年之後一體陞租附籍止名寄莊辦納丁銀仍免一應里甲站遞如此不及十年可成富庶而河間永平保定三輔之地人民殷實兵甲富疆永稱重鎮矣再炤人情每薄催科至多崇議論遇改作則起而分爭今無故而請　皇莊募農師即　聖度優容舉朝必且駭愕不知損上益下聖人所以因時百逸一勞豪傑所以度勢與其大壞極敝終必擾民孰若偶一勞民嘗圖豐裕嘗閱萬曆三十年總督尚書謝杰疏稱目今京倉實在之數僅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四十四年戶部侍郎李汝華疏稱今歲漕糧除折留派撥已去二百二十

餘萬。其至京倉者。僅一百八十萬。自去秋迄今。城中米色至下者。每石亦索千錢。蓋知京倉不足一二年支放。是以人心遑遑若此。本年十月。宣府撫臣汪道亨。疏稱本鎮本年。共缺銀一百二十餘兩。聞之太倉如洗。戶兵二部。業奉明旨。必從長計議。無煩臣言。此三者。皆所以極言空虛之狀如此。

萬曆二十八年。科臣王德完。疏稱各省直拖欠段價七百二十四萬。又謂有欠京運錢糧七百六十四萬有奇者。四十一年。按吳允中宣雲疏稿。內稱北直河南四省直。共欠本鎮民運錢糧七十三萬一千二百零。此三者。皆所以極言拖欠之數如此。夫緜後言之失于督催之過也。緜前言之憚于更張之故也。蒙古之季。置兵農司於河間保定武清景州四處。說者以泰定中學士虞集之言未售爲惜。臣願在外者毋緩催徵。在內者毋懼改作。在萬世後毋徒惜今日之言不早。則 宗社靈長之道也。

屯政攷經國維略卷之二終

皇朝瑣屑錄 卷三十二